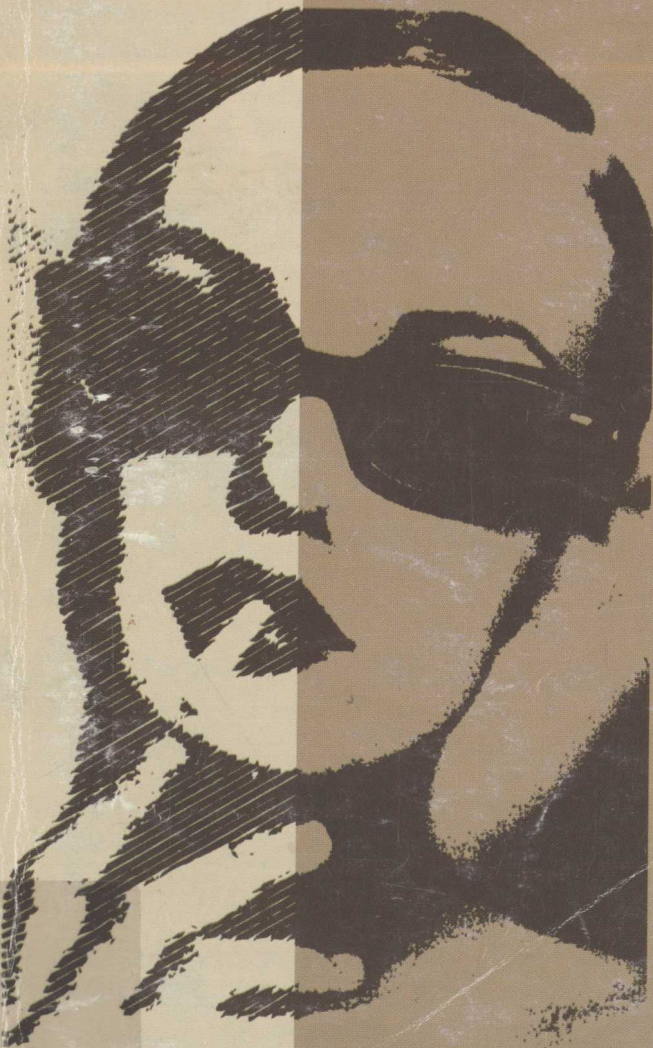


归宿

(日) 凝 慧 / 著



南方出版社

- 62

归 宿

(日) 凝 慧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归宿 / (日) 凝慧著 - 海口: 南方出版社, 2003.8

ISBN 7-80660-901-6

I. 归… II. 凝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日本-现代

IV. 1313. 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066955号

归 宿

(日) 凝 慧 著

责任编辑: 胡国雄

装帧设计: 夏雨

封面设计: 苏湘

出版发行: 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: 570203

社 址: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9号华宇大厦12楼

印 刷: 新星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*1092 32开

印 张: 7.3 印张

版 次: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1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文章简介

这部作品描写了出生于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、现已是日籍华人的中国女孩子，在她的小城、北京、日本东京里发生的故事。主人翁瑜，以她现在在日本的生活为基调，断断续续地回忆了她过去的情感生活、内心波动……

瑜是个有个性又美丽的温柔、能干、自强不息的女孩子，她朴实无华，像很多有着梦想和追求的女孩子一样，无论是在事业上，还是在爱情上，想有一片“蓝天”。人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冥冥之中，人的命运像是被无形的线牵扯着，瑜又会被这根线牵到哪儿？

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，瑜处于“三明治”状态，她不能放开自己浓厚的情感，她太含蓄、太克制、太压抑自己了，也过于敏感，甚至有些神经质，她有种当代人不可理解的，由于时代造就的，也由于无形的家教和天性所形成的，近乎有些扭曲的心理。就像她一直压制她含苞待放的少女初情一样，始终克制自己的感情，在特定的环境下，她又不得不如此，她很在意她前途未定的现状，不肯在一无所获时去谈情说爱。她矛盾过、挣扎过、彷徨过、痛苦过，她从梦中走进现实，又在现实中追寻着梦，她像有分身之术，在惟有自己知晓的世界里“漫游”……

瑜最后被“拖”到了她的“落脚地”，就像她从来没想到她

会来到日本,也从来没想到她会留在日本又变成“日籍华人”一样,令人既觉得不可思议,但又是自然的结果。作品叙述了人生是个舞台,每个人逃脱不了要扮演某个角色,爱情惟有与生活结合,才会坚固这样一个永久不变的道理;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,惟有爱是共通的。

全文以一个细腻入微的女性视角,描述了一个女孩子的心灵碰触与叩问。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,但寻梦的过程是幸福的,尽管会有失败,但不尝试人间的苦辣酸甜,也不会成长,更不会成熟,未曾追求过,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……

作品的魅力在于,除了有它的时代背景、艺术价值之外,让人更感到它贴近于生活。

目 录

<u>前言</u> ·····	1
<u>搬家</u> ·····	5
<u>做母亲</u> ·····	15
<u>迷</u> ·····	41
<u>日本留学</u> ·····	78
<u>雨</u> ·····	116
<u>女人</u> ·····	143
<u>升学</u> ·····	166
<u>追</u> ·····	189

◆ 前 言 ◆

十四年前，我带着各种各样的梦来到了日本，是命运让我留在日本，并且有了两个孩子。五六年前，在我怀着第二个孩子、想去工作却不可能的心情中，我开始写起了日记，我写孩子的成长，写身边的人，写所看到的景，写所感受到的情。也是那一年，我的小妹因为工作从北京来了日本，我把我的几则日记拿给她看，小妹对我说：“大姐，为什么不写成点东西呢？”

“写东西？写我身边的生活琐事？很多人写自己的成就、成果，我呢？只写在家如何带孩子？”

“人的成功是很难的，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可干一番大事业，也不见得就是成功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和人生。你写你在异国的感受、琐事，只要真实、感人，就会体现出它的价值的。实际上我很羡慕大姐有了可爱的孩子和安定的家。”

小妹的话，让我开始动笔了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稍正式地想写

点儿东西，是如此艰苦，多少次我写不下去，多少次不想再写……

第二个孩子出生后，每天紧张、繁忙，没时间坐下来写。也是两个孩子的事占据了我的一切的原因，更想做点儿什么作为精神寄托。在日本有了两个孩子，更没有能做的工作了，我只好又一次坐下来，写了起来。我匆匆地写了改，改了写，然后把它寄给弟弟、妹妹们看。这时弟弟说：“大姐，我想你该先写一个短篇，顺手了以后，再写长篇。”

弟弟的话告诉我，我写的东西离成型还差得远。

小妹又说：“大姐，我觉得你写的东西虽很好，但有些叙事，有了人物立体感就更好了。既然已经写了这么多，何不再努力把力写本小说呢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，从中走出来，也好写多了。”

小妹的话让我意识到，我对写作的确是外行，而且也知道了自己的写作为何如此艰难，是没有从中跳出来，陷得太深了。可我又想，为什么大家就没想到，我能写出这些，已经是尽了力，我没有任何写作的基础和信心，不要再勉强了！也是那时我就又放下了笔。

大孩子上幼儿园了，早上去，下午就回来，小的还小，在家里；想工作的我不可能有整块的时间去工作，我们又搬了家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一切都不习惯、不顺利；我先生又早出晚归……无奈我又一次拿出过去写的东西，带孩子出去玩儿时，我也拿着笔和纸，在孩子睡下时，就坐在电脑前……

因为太累，也是太急于求成，在一天夜里，困得打了几次盹，孩子又在哭的时候，想结束工作，慌忙中按错了按钮，七十多页的原稿一下子全部消失了。因为没有保存，所以就等于要重新开始，我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几天都不想再写，想到此为止。
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有了一周教一次中文的机会，在中文学习班的人，都是对中国感兴趣、喜欢中国的人，大家一起学语言，一起谈论中国、日本的事情，这让我从中又获得了力量。有时我还会把教育孩子的烦恼和犹豫说给他们听，他们也耐心地以各自的经验给我以解答。我又一次振作起来，更觉得我该有我自己的东西，这时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写……我靠着记忆，又重新写了起来，然后又是改改写写、写写改改。

2000年到来时，我带上我写的不成熟的、潦草的东西回老家了。过去当语文老师的大姑看了我写的东西后说：“你写的人物很生动……”然后她又像老师一样帮我改了错字、标点符号，还帮我在句子不通、不合适的地方画上大问号，又把我想偷懒的地方给指了出来。

当我回到日本的家准备再次改稿时，出了车祸。我在停车等信号，后边的一个老太太在她的车里找东西时，脚闸没踩住，从后边离我很远的地方撞过来……虽然没骨折，但脖子、腰挫伤，脖子、肩、肩胛、腿一直在疼。这样从2001年1月开始半年多，不管是精神上，还是身体上，都很难受。我又放下了稿子。

今年在日本我有缘认识一位中国朋友（她不让我写她的姓名，我尊重她的意见），虽然她是学理工的，但很有文学修养。我让她看了一下我写的第一章，她说：“如果你不发表的话，实在太可惜了！不要刻意求全……”然后我把我的全稿让她看，她也帮我改了些错字、标点和不通顺、日语式的中文，又写了她对此书的感想和评价。是她的话，鼓励我再次改稿，也让我有信心出版我的作品。

我不是搞文学专业的，连自己都不能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满意，但哪怕得到读者的一点点理解和共鸣也好，也相信大家会原谅我，用了三四年的时间，写出如此幼稚的东西。虽然我对我写的东西像个小学生等待考试结果一样紧张、不安，但我还是希望它能和我的故乡，我的亲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还不曾相识但想看我写的东西的所有人见面。

我迫切地等待结果，因为它意味着我的“第一步”，也是给我新的起步的一个机会。

我也在此向给予我理解、帮助、支持的所有人表示深深地感谢。

凝慧

搬 家

早上，震耳的闹钟声，吵醒了山田纯一和瑜夫妇俩，虽然是休息日，他们却把闹钟拨得很早。纯一和往常一样，听到闹钟的响声，立即爬身而起。瑜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说：“天真的变冷了啊！”

“是啊！瑜不是说，这里的冬天，像中国的秋天一样吗？而且无法和你的老家相比吗？”

“是的，当然没有我的老家冷，可近来我总是冷，是因为怀孩子，才和平时不一样，脚底下凉得有些受不了。”

出生在中国北方的瑜告诉纯一，她家乡的冬天是刺骨的冷，出门一定要戴头巾、口罩、手套，穿棉鞋，洗了头没干就出去的话，头发会冻成硬棒，睫毛也会上霜。特别是雪天，一望无垠的灰茫茫的大地会被洁白的厚雪覆盖，街道、树木、庭院、房屋也会披上银装，远远望去，似一片银色的海。

“瑜，你再睡会儿吧！不用这么早起来。”纯一体贴地说。

这时睡在瑜旁边——两岁的翔翻了个身，又像是说梦话似的叫着：“妈妈！”瑜立即伸出食指竖在嘴上，示意纯一不要再说，然后立即一边拍着翔，一边对翔说：“妈妈在这里，好孩子，再睡一会儿。”

翔又睡下了，纯一已经开始把近一个月来整理的纸盒，一个一个地集中在餐厅里，瑜也来到餐厅。

“怎么，还是起来了？”纯一问。

“反正我也睡不着，不如快点儿整理完，十点前搬运工就会来的。”

“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，我一个人没问题。”

“到了新家，立即要用的衣物，还有翔现用的东西，你也不知道。”

“也是，那您可一定要当心，不要动重的东西。”

瑜正怀着第二个孩子，离预产期只有三个多月，她挺着大肚子，显得很笨重的和纯一一起，尽量不做声地，小心地移动着、整理着行李，怕惊醒熟睡的翔，但翔还是又一次被整理东西的响声惊醒了，他皱着眉头哭起来。瑜立即走过去说：“对不起，翔昨天睡得晚，今天又这么早被吵醒。”

翔搂住妈妈，瑜也立即放下手中的东西搂住翔说：“翔，你知道吗？今天，我们是住在这里的最后一天，要搬到我们自己的家，一幢二层的小楼，翔还记得吗？我们去看房子时，翔在那儿跑来跑去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今天我们就要住进去了。”

“那我的电车、玩具呢？”翔担心地问。

“当然带去。”瑜用耐心的语调说。

“等翔再大一点儿，还有自己的房间呢！”纯一一边把被褥装进大行李袋子里，一边温和地对翔说。

瑜和纯一结婚以后，就住进了这两室一厅带小洗澡间的公寓套房里。瑜那时想，她恐怕一辈子都要住在这小小的公寓里，她想这是她的命运，她在爱河的彼岸，走得太累了，是纯一，以一个无私的、强硬的男子汉的力量赢得了她，让她进了他的“港湾”，做了他的妻子。

“我来东京后，住过东京都里的好几个城市，但在这条有特色、清静、福利设施好、人所众知的街道里住的时间最长，瑜来

日本，一直住在这个城市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近八年了吧！”

“是啊，八年了，时间好快啊。要离开这座城市，真的感到对这里很眷恋。”

“我也有同感。是这个城市让我们有缘相识。”

瑜来日本不久，经一位来日本几年的、瑜的姑姑宋悦的朋友王燕介绍，在一家居酒屋打工。周末的一天，纯一去瑜打工的那家居酒屋吃饭，瑜拿过一杯凉水、一个干净的卷起来的小手巾和菜单放到纯一的面前说：“欢迎光临，想吃点儿什么？”纯一吃惊地望着瑜，他从她慢慢说话和有特别味道的腔调里，知道她不是日本人。纯一觉得瑜这个女孩子很忧郁，而且她的笑不是发自心底的笑。更让纯一吃惊的是，瑜身上有种他所接触的女孩子身上所没有的东西，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引力：动中显示出她的文静，静中显示出她的清秀，那一眨一眨长着长长睫毛的双眼，像遮上一层雾似的罩着她的内心世界。只擦了淡淡的、几乎看不出的浅粉色发亮的口红，使她的嘴像是着意刻画出来的一样鲜明。瑜穿了一条黑色的西服短裙，戴着领结的白色衬衫，围着店里规定的蓝色围裙，显得雅致、端庄、纯朴。

女店长看纯一直注视着瑜，便上前介绍说：“她是王燕介绍来的，也是中国留学生，叫宋瑜。”

女店长又对瑜说：“他是王燕的保证人松下桑的朋友叫山田。”

“你好！我叫山田纯一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。”纯一抢先说。

“你好！初次见面，也请多多关照。”瑜说。

“东京怎么样？”纯一又问。

“啊……”

日本街面的整齐、干净和物资的丰富，让瑜惊讶，每当她买东西时，总会将商品价格折合成人民币。只带了五千日元来到日本的瑜，会被物价的昂贵吓得不能买东西，如果没有宋悦，她是

无法生活的。而且来到异国他乡，又不太会说日语，为此周围的一切失去了它的魅力，一切都成了静止不动的，没有生气的。她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回答。

纯一像是读出了瑜的思维，只是冲瑜笑了一下，然后问：“喜欢日本吗？”

瑜摇了摇头。纯一更是吃惊地望着瑜，想再问些什么，正在这时，店里的一个女孩子喊：“瑜桑，又来客人了！”

“知道了！”瑜回答着，匆匆去准备凉水和手巾，因为她还做不了别的工作，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绍，她是不会有工作可做的。

纯一有着宽宽的双眉，炯炯有神的双眼，鼻梁高而端正，中等身材，有些像中国北方男人的轮廓，给人一种健壮、有力的感觉。瑜从他穿的白衬衫、系的领带上看得出，他是公司的职员。他不是让瑜一下子有所感觉的那种男人，但瑜感觉得出，他是很深沉、有过生活阅历的男人。他只是对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微笑了一下，然后就没有了表情。也许是从小所受教育的原故，日本旧式男人多半不把自己的内心烦躁说给别人，所以去自己熟悉的店子喝杯酒，会解除他们内心压抑的东西。这天纯一要了几个小菜，和店里工作的人又说了几句，没过多久就结账回去了。

女店长把纯一送到门口，说了几句什么，道了再见。瑜能看得出他是这儿的常客。

“看到山田桑洁白的衬衫了吧，他总是熨得那样笔挺，听说他会自己熨，而且对熨衣服是很挑剔的。”女店长回来时说。

“妈妈，牛奶。”翔从他的玩具堆里走出来，对瑜说。

瑜放下最后要整理的衣物，给翔倒了一杯牛奶，翔喝了奶后不久，就又喊肚子饿了。瑜立即开始热昨天准备好的饭菜说：“妈妈这就准备好了，等一下！”

一会儿的工夫，三口人在到处放着纸盒箱的家里，开始吃在

这个公寓里的最后一次早餐……

搬运工来了，像小山一样堆起来的纸盒、家具等等，一转眼的工夫，就被他们装进了大卡车里。

一到新家，搬运工就按照瑜的指示，把家具、东西搬进各个房间。翔又在新家里兴奋地楼上楼下地跑。纯一又开始装灯、安窗帘……

几天里他们一点点把一楼的餐厅、客室收拾出来，二楼纯一的房间、瑜的房间的纸盒还原封不动，因为她挺个大肚子，只好慢慢来整理。

早上，瑜一打开外层的防护铁窗，晨曦就从东边的窗子里射进来，正午，太阳从南面射来，傍晚，夕阳又从西窗、北窗射进来，迟迟不肯离去。虽然这是冬季，但从东南西北的四面射进来的阳光，让瑜暖和得想靠着翔和纯一一起睡下，也想静静地一个人来享受这明亮、温暖、属于自己的小家的幸福。

瑜小时候，常常听她奶奶说，老爷爷那辈子，家里有好大的房地产。那时瑜在想，要是能住进一幢大房子，有自己玩儿的小院子，该有多好啊！但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她，那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梦。

瑜在这座并不能算完美无缺的新房子里，想起了小时候，那时是“昏暗”“无色”“无生气”的，还带着浓厚政治色彩的世界。想象离她遥远、陌生的世界，是她有限的世界里的一个小小的乐趣。瑜小时候梦里的房子，就像瑜在日本百货商店里看到的“森林的家族”(Sylvanias Families)系列的玩具房子一样有诗意，只是里边的主人翁，不是小熊、小兔，是瑜和她的一家人。过春节时，她的奶奶做好多好多包子、饺子，还有小鸟、刺猬、小

狗等各种小动物模型的馒头，摆在桌前……瑜和她的弟弟、妹妹、表弟、表妹、堂弟、堂妹还有小朋友们可以在那个大客厅里玩耍。饿了，大家坐在长长的桌前，一同吃她奶奶炸的麻花儿、点心，还一定要摆上中国拌凉菜用的大大的盘子，里边放她奶奶常做的，用各种食品拼出来的大花篮模样的食物……

电话铃响了，瑜接过电话说：“喂，这是山田的家。”

对方用中文说：“喂，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！”瑜顺口改为中文说。

“请问，这是宋瑜的家吗？”一个瑜很熟悉的男子声音！瑜在她的记忆里快速寻找着这声音，是他，智明，对，刘智明的声音。

“啊……你好！”瑜有些惊讶地回答着，那语调已经告诉对方，她知道他是谁。

“你好，听出来我是谁了？”

“噢，听出来了，怎么有空打电话来？”瑜问。

瑜不会听不出来刘智明特有的、慢腔慢调、文质彬彬的声音。

“过春节时，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，怎么也打不通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搬家了。”瑜说着。她站在电话前的位置，刚好阳光射向她，让她晃眼。她一边错过直射向她的阳光，一边又说：“这里的阳光好足，好晃眼。”

“是吗？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也许是又想家了，最近总想起小时候的事，刚才我正在想小时候的梦。”

“小时候的梦？是什么？”

“是……”瑜突然停下来。她意识到，她和他已不是过去曾经能推心置腹谈心的朋友了。她没必要在他的脑海里，再增多她的什么事，更不想让他再了解她什么。

“你近来一切都好吗？”瑜想到这儿，改口问他。

“还好，你呢？一切也好吗？”

“也很好。”

“你有什么变化吗？”

“啊，我正想告诉你，我就要提升为处级干部了。”他说。

在瑜的意识里，处级干部意味着什么，都似乎忘记了。等放下电话时，她才想起，他干得相当出色，在国内像他所在的有名的大公司里，升级是好了不起的事，和瑜同龄的他 32 岁，就有这样的职位，真是年轻有为、大有发展前途。可瑜在接他电话时，却没有转过劲来：“是吗？这么说你一切都很顺利，太好了。”

刘智明一定没有预料到，瑜并不十分吃惊。瑜却又问他：“一切开心吗？”他又是一个“还好。”这时，他又突然转了话题问：“你还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一定回来一趟。”这句话，是过去瑜多么渴望他说的话，她有些想问：“怎么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但她没问。只是说：“等孩子大一点儿后，才能再回去。”她没有告诉他，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，而且就要做两个孩子的妈妈了。

一年半前，瑜带翔回去，是她和刘智明相隔六年多的重逢。他偶然知道瑜带孩子回北京了，赶到瑜的大姑家看她。一进门，他先和迎接他进门的瑜的大姑握手，然后他又和瑜握手道：“你好。”

“你好。”瑜回答着。

“没想到瑜还没变。”

“你也没太变。”

“哪里，我胖了二十多斤。”刘智明一边打量着瑜，一边又说。瑜礼貌地微笑着说：“真的看不出来。”

瑜觉得，他现在的身材比以前消瘦的他帅。

这时翔边喊妈妈，边跑过来。

“这是我的儿子叫翔。翔，过来向叔叔问好！”瑜说。